

娱大牌

《金箍棒》 有很多正能量

记者:对网上关于《金箍棒》的批评会感到意外吗?

龚琳娜:反正从《忐忑》开始就一直被人骂,骂并不意外。创新,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,这个很自然。

记者:很多人质疑你的这种解构对于一个神话传说是否合适。

龚琳娜:孙悟空千变万化,他的性格非常多变,我们要用音乐来表达他的性格,所以音乐里有很灵活、逍遥、大气、自豪的东西。我开句玩笑,我觉得自己真的有点像孙悟空,孙悟空做什么事的时候也一直被别人批评,但是孙悟空永远不变的是他的真诚,不畏权威。引发争议对中国传统的音乐没有坏处,在当今这个以流行音乐为主的舞台上,我们民族音乐团队能被关注,是不错的事情。

记者:面对强烈的批评,你的心理会有变化吗?

龚琳娜:我的心理会更强大。《金箍棒》其实是难过《忐忑》的,如果没有强大的声音技巧、戏曲功底和这种气场,就拿不下这首歌。所以唱完《金箍棒》以后,我更加感觉自己浑身有力量,有能量。这时候我就更加自信,不信你也试试唱,你让身边的人唱,如果大家唱《金箍棒》,你的正能量会更多。



越受质疑越强大



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尤其是春节期间,龚琳娜和丈夫老锣唱红了《法海你不懂爱》《金箍棒》《四季歌》《爱上大笨蛋》《如梦令》5首新“神曲”,她也因此被网友戏称为“中国神曲之母”。

日前,龚琳娜接受专访时称,她不要求所有人都理解自己,“面对强烈的批评,我的心理会更强大。中国的音乐条条框框太多,要打破,也要更接地气。”

和老锣的 矛盾绝不过夜

记者:平时你和老锣在创作的时候有分歧怎么解决?

龚琳娜:有分歧我们就会一直探讨,谁对就听谁的,我俩的矛盾绝不过夜。

记者:“神曲”正式表演之前,你会唱给孩子听吗?

龚琳娜:我们天天在家练这个,排练时孩子也会听,我们录完音也会给他们听。有一天我还给两个孩子说,网上那么多人骂妈妈,说要把妈妈镇压在雷峰塔下,我大儿子说好玩,我二儿子说我来救你,我说你怎么救我?他说他有金箍棒。

记者:你们一家四口平时非常欢乐?

龚琳娜:真是这样的。我和老锣演唱的微音乐剧《爱上大笨蛋》,灵感就来自于生活。我们每次做错事都会嘲笑自己是大笨蛋,没有什么比爱更珍贵,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互相伤害对方。你没有爱,你就是个穷光蛋。

记者:老锣在你生活中是最重要的一个人?

龚琳娜:是我最最爱的,别人说我们俩是神仙眷侣,我觉得我俩很幸运碰到了,因为太合适了。(曾俊)



我不要求观众理解我

记者:从《忐忑》开始,你就饱受争议,你如何看待在这个过程中和所谓学院派间的分歧?

龚琳娜:我就是学院派毕业的。我以自己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而自豪,我不觉得跟学院派有什么冲突,我只是觉得现在的声乐教育更要关注我们传统的声乐技巧,去研究各地民歌和戏曲的演唱技巧,需要更多地接地气。

记者:你的意思是多接触民间?

龚琳娜:要往民间去采风,这个很重要。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。中国音乐想要国际化,首先自己的精髓、自己的根一定要保存。就像我唱《法海你不懂爱》,为什么要讲出来法海不懂

爱,就是说不要遵循条条框框。有时候唱一首歌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,不是说只有一种是对的,要勇敢地追随自己心灵的感受。

记者:问题是大家都以娱乐心态看待你所谓的严肃音乐,这对你的音乐传播不算好事吧?

龚琳娜:我不会要求观众去理解我的音乐。我站在舞台上唱的那几分钟很享受,下了台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至于这首歌大家怎么讨论,喜不喜欢它,这没那么重要。大家在议论《法海你不懂爱》的时候,我早就在排《金箍棒》了。大家议论《金箍棒》的时候,我的《爱上大笨蛋》已经在弄了,艺术家永远都要快于大众的脚步。

未来要做中国古诗词音乐

记者:从德国回来以后,演出是不是越来越多?

龚琳娜:数量还行,但是大部分的演出都是唱两首歌,或者一首歌,我还是希望做专场,可以在不同城市巡回演出,我现在需要的是有更多的观众知道我们,了解我们,观众才愿意走进剧场听我们的音乐。但是价钱不会便宜,因为我不会用伴奏带,乐队的音乐家全跟着我。

记者:你如何看待“中国神曲教母”这个标签?

龚琳娜:我没觉得自己是什么“教母”,但是音乐确实有它的神奇之处,只要是演奏一个好的音乐,我浑身会发抖。在听好的音乐的时候,我自己

会很感动。

记者:了解《最炫民族风》等“神曲”吗?

龚琳娜:当然听过,但是他们是中国的流行歌曲,我更多地关注全世界的民族音乐,这样才知道如何把中国音乐挖掘出来。

记者:你难道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经典?

龚琳娜:一切都是很自然的,很多东西都会过去,后面的人有新的歌会唱。我和老锣特别期待做中国古诗词音乐,如果我们把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王维、李清照这些人的诗词谱成曲唱出来,会非常有心灵感度,不是更注重技巧的状况。

